

◎台湾·牛哥Ⅱ著

# 费蒙经典文选

# 魔鬼新娘

美艳、热情、娇俏而又风骚  
的女人，带着迷一样的身世  
来到H港。

从蛇龙杂处的H港到杀气腾  
腾神秘的砂劳越，宋琪的身  
心由惊恐、忽视、疑惑、疲  
惫而逐渐崩溃。  
直到退休探长古飘萍的  
出现……

已经洗手收山多年，人称小  
及时雨宋三江之子宋琪，与  
她马场相识，相恋，结婚，  
艳羡众人。殊不知一连串阴  
森恐怖的事件由此展开。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台湾·牛哥Ⅱ著

费蒙经典文选

魔  
鬼  
新  
娘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新娘/牛哥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8

ISBN 7-5057-1645-X

I. 魔… II. 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097 号

本著作物系费蒙先生著作权继承人、通过探索文化(台湾)事业  
有限公司、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出版、版权专有。

书名	魔鬼新娘
著者	台湾 牛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375 印张 460000 字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645-X/I·432
定价	3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0 - 2622

## 牛哥双轨时代再现（代序）

柏 杨

二十世纪中叶，台湾文坛上出现一个怪杰——牛哥，他以无比的创造活力，左手写小说，右手画漫画，这是两种绝不相同，甚至互相抵触的创作领域，当它出现之初，读者们议论纷纷，几乎全都认为：漫画和小说，绝对出自两位作家之手。直到后来，逐渐发现，画漫画的牛哥和写小说的李费蒙，原来竟是同一个人，最初半信半疑，后来不得不大吃一惊。

作家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是：一手写散文，一手写诗。因为那是同质性太高的文体和思维，好像是步枪兵与机关枪兵的差异不大一样，所以，这样的“两手”，不足为奇。但如果一个拳击手，和一个一流的音乐家，竟是同一人时，绝对会使人目瞪口呆。

牛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漫画中，看不出小说的风格，在他的小说中，看不出漫画的笔调。所以，他的漫画和小说，在台湾一直造成风靡。

上星期，接到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编辑汪媛小姐的传

真，告诉我他们要出版牛哥的小说——不知道是用他的笔名牛哥，还是本名李费蒙，但不管哪一个名字，我相信都会受到大陆广大读者群的欢迎。跟在台湾一样，大陆将会出现牛哥漫画和小说的双轨时代，它给我们很多的人生消遣，也给我们很多的人生启示，它会成为现实社会的一部分，觉得他写的，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美事或糗事。

2000.7·台北

37A/212/09

## 作者简介



李费蒙，画漫画时，他叫牛哥；写小说时，他叫费蒙。更多的时候，他文笔画笔齐飞。除了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漫画名作，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也风靡大众。

一九二五年出生在香港，一九四九年自广州来台，之后即应许多报社的邀约，画有多篇连载漫画。在此同时，也应要求每天在各大报上连载小说，陆陆续续完成多达一百多本作品。长久以来积累的销售成绩多达百万册。是一位多产的畅销作家。

不过，对李费蒙来说，不管是写小说还是画漫画，这两者都是他一生长久坚持的选择，一如他有名的牛脾气，懂得择善而固执。

美艳、热情、娇俏而

又娴静的女人，带着

迷一样的身世来到日

港，已经洗手收山多

年，人称小及时雨宋

三江之子宋琪，与她

马场相识，相恋，结

婚，艳慕众人。殊不

知一连串阴森恐怖的

事件由此展开。从蛇

龙杂处的日港到杀气

腾腾诡秘的砂劳越，

宋琪的身心由惊恐，

忽视、疑惑、疲惫而

逐渐崩溃。

直到退休族长吉

跟车的出现



费蒙经典文选

# 魔鬼新娘

责任编辑：汪媛  
封面设计：缪惟

费蒙经典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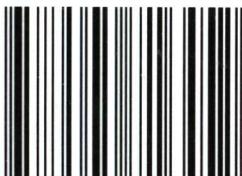
美艳，热情，娇俏而又娴静的女人，带着迷一样的身世来到香港。已经洗手收山多年，人称小及时雨宋三江之子宋琪，与地

马场相识，相恋，结婚，艳慕众人。殊不知一连串阴森恐怖的事件由此展开，从蛇龙奈处的香港到杀气腾腾诡秘的砂劳越，宋琪的身心由惊恐，忽视，疑惑，疲惫而逐渐崩溃。

直到退休探长古飘萍的出现……

魔鬼新娘

ISBN 7-5057-1645-X



9 787505 716452 >

ISBN 7-5057-1645-X / I · 432

定价：38.00元

# 目 录

第一章	飞来艳遇	(1)
第二章	死亡威胁	(54)
第三章	谜中之谜	(101)
第四章	丧魂婚礼	(154)
第五章	云谲波诡	(251)
第六章	恐怖旅行	(300)
第七章	猫眼石之谜	(350)
第八章	砂劳越之旅	(398)
第九章	异域的疑惑	(446)
第十章	鬼屋怪医	(492)
第十一章	杀人灭口	(539)
第十二章	妖女之死	(557)
第十三章	忧患重重	(588)
第十四章	落叶归根	(631)

# 第一章 飞来艳遇

旱了的 H 港，因“爱根娜丝”台风带来了一阵豪雨，  
久 气候顿觉凉爽，暴风半径过后，雨仍淅沥地下个不  
止。这对 H 港的居民来说，是莫大的喜讯，至少菜园花圃  
里的植物不致于枯萎而获重生了。

告老退休多年的老探长古飘萍衔着烟斗端坐在窗前，像  
欣赏久别的雨景也像等候着什么朋友光临似的。

在中午的时候，一位阔别多年的老友曾打电话来说有要  
事要拜访他，可是一直等到傍晚还不见这位朋友光临。

古飘萍是告老退休多年的老公务人员，很多事情都提不起他的兴趣，数十年的警探生涯，历经无算的惊险，如今回  
忆起来仿如过眼云烟。惟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儿女都长大了，均已成家立业，自己建立了小家庭，但是相反的，这位  
老人却是膝下无人，没有人帮他消除老年的寂寞。

屋檐上的雨水如串起的泪珠，贴着玻璃窗不停地淌，  
将窗外的景物也映漾得模糊。

俟至吃晚饭时，门铃响了，下人向他报告有一位姓宋的老先生求见。

古飘萍吩咐说：“请他进来就是了！”

不一会儿，客厅走进来一位白发苍苍，肤色黝黑而又消

瘦的老头儿，他抖了抖披着的那件尼龙雨衣交给下人在衣架上挂起，脸上没有丝毫笑容，显然心情十分沉重。

“宋三爷，你来得正好，刚赶上开饭，老是一个人吃饭，实在是太寂寞了！”古飘萍说。

宋三江的绰号叫作“三爷”，也有称他为“半个及时雨”的，他一声长叹，摇了摇头，说：“唉，我哪还吃得下饭呢！”

“什么事情困扰了你？你不是‘洗手’多年不干了么？难道说又和道上的朋友结了新的仇怨？”

宋三江掏出手帕，拭去脸颊上挂着的雨水，连那撮花白的八字胡也擦干了，然后说：“不，说来话长，真是一言难尽呢！”

“我听说你的儿子又在搞‘赌外围’的勾当，难道承继了父业不成？唉！这种违法的买卖你已经搞了一辈子啦，也没剩下几个钱。令郎宋琪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找一些正当的事情做做，将来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好公民，你为什么又让他‘赌外围’去呢？”

“事情不是如此的，千头万绪，我真不知打哪儿说起！”

古飘萍打量这位绰号“半个及时雨”、“收山”已久的老江湖人物，知道他着实是遭遇了极大的困难，固然他对社会上一般的刑事案件都感到厌倦了，但是难得有这一位老朋友上门叙旧，便说：“你吃不下饭的话，我请你喝杯酒如何？”

“也好！”宋三江很爽快地说。

“你血管硬化的毛病已经痊愈了吗？”

“唉，我就是脱离不了杯中之物，要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呢！”

## 第一章 飞来艳遇

于是古飘萍便命下人将饭菜撤去，吩咐再弄几样可以下酒的小菜，并开了一瓶陈年的拿破仑白兰地。

“半个及时雨”宋三爷向是以豪饮著称的，下人刚将杯子倒满酒他就立刻干了杯。

“古大哥，不知道你肯不肯帮我这个忙？我想来想去，除了向你求助之外，别无门路了！”他很郑重地说。

“你先别急，把事情详细说出来我们再来研究！”古飘萍说。

宋三江搔着头皮，眉宇紧皱，似在思索话该打哪儿说起。他又干了另一杯酒，忽而下了决心，说：“话该由我的那个老太婆说起！”

“哦！我还忘记了问候，嫂夫人还健康吗？”

“唉，就是她太不健康了，所以引起了一连串古古怪怪神秘不可思议的事情。话该从去年说起了，老太婆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诊断认为是癌症，非得动手术割除不可，古大哥是知道的，我‘洗手’多年，坐吃山空，又因为绰号起坏了，叫什么‘半个及时雨’的，有小弟兄上门伸手，不得不打发，说起来可真笑话，老太婆的手术费还得筹募张罗……”

古飘萍说：“只有我了解，你不会剩下几个钱的！”

“唉！也许是时运不济，碰上了蒙古大夫还是怎的，老太婆被抬进手术室去一刀剖开了胸膛，医生说，肺也是癌，肝也是癌，胃也是癌，赶忙缝上，就是没得治了，老太婆顶多还有四个月的命！老太婆出院回家后，自知不久人世，万念俱灰，连棺材本也盘出来了，教我们给她料理身后事！”

古飘萍很关切地说：“嫂夫人现在怎样了呢？”

宋三江双手一摊，耸着肩膀说：“她现在活得满好，每

天起码十六圈到二十四圈麻将，少则不过瘾！”

“是否已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呢？”

“不！已经超过十个多月的时间了！”

“怪事，可曾看其他的医生吗？”

“唉！是我的儿子宋琪出的好主意，他说，西医治癌症多是动手术切除，中药治癌只要服用汤药，照样可以痊愈，老太婆听信了他的话，找了一个著名治癌症的中医师把脉，说也奇怪，这老太婆竟活下来了，而且活得满好的！”

古飘萍咯咯笑了起来，说：“‘岐黄之术’不可不信也！”

宋三江愁眉苦脸地说：“古大哥，相信你也会了解的，中医师治妇人病不外乎十全大补，人参、高丽参、党参、当归……每一剂药，我几乎可以背诵，我历年的一点积蓄也就山穷水尽矣！”

古飘萍两眼一眨，说：“也就是因为如此，你又重操旧业连你的儿子也一并拉下水，是吗？”

“不！我哪还有心情干这些。是宋琪，这孩子满孝道的，他想为母亲张罗医药费，跟着他的几个世叔，又搞‘赌外围’的勾当，前些时，当局抓得紧，后来松弛了一阵，宋琪钱是捞了几个，但是现在却惹来了无穷尽的麻烦！”

古飘萍两眼眨眨的，好像开始感到兴趣，替宋三江又斟满了酒杯，说：“你且先别着急，把经过的情形详细说给我听！”

宋三江双手一拱，说：“这件事情，无论如何要请古大哥帮忙，你在警署数十年，办尽稀奇古怪的刑事案件，以古大哥的经验，相信只要你出马，许多不可思议的古怪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古飘萍摇头叹息说：“我已经老朽了，所以才告老退休，宋三爷是江湖上成名有地位的人物，曾经‘翻江倒海’，‘叱咤风云’，什么问题能将你难倒呢？岂不怪哉！”

“唉！这就是胸无点墨的坏处了！”

“你且把经过的情形说一遍！”

宋三江扬起脖子将整杯的烈酒一饮而尽，吁了口气，然后慢吞吞地述说他的儿子宋琪遭遇到的怪诞可怖事件。

这位老人的情绪异常不安，他借酒来稳定他的神志。

雨仍淅沥沥地下着没有休止，屋檐上的雨水像串挂着的泪珠。

以下便是宋三江叙述他的儿子宋琪的遭遇。

每逢周末，H港的人们疯狂于周末的赛马。

各书报摊贩，摆满了“马经”。“发财”、“幸运”、“幸福”、“满贯”、“张三”、“李四”……简直是琳琅满目，连各种的报纸也辟出了“马经专刊”，“穿云箭”如何如何，哪一匹马“坐二望一”，哪一匹马“稳操胜券”，许多许多的专有名词，如“三甲之材”、“冷敲热避”、“可争一席”、“半冷对象”、“冷门佳选”……

有些“马经”甚至于连马师及气候都注意了，如“注意配搭”、“郭骑注意”、“稍嫌磅重”、“软地机高”……

不到周末，茶楼酒肆，街谈巷议，都可以听到有人在讨论“马经”！“贴士”便告满街飞，相熟的朋友，可以讨“贴士”，甚至于从未谋面的朋友，也可以讨“贴士”。（注：“贴士”乃英语 Tips 之音译，亦含其意也。）

到了周末，下午二时开赛，但不到正午，跑马场的大门

前已经是大排长龙了，红男绿女什么样的人全有。

好在那容纳万余观众的跑马场大厦有八九层楼之规模，内设中西餐厅另还有茶座，提早进场的客人可以在那儿午餐或是小饮一番。

宋琪是个好青年，具备时代男儿的三个条件：高、黑、俊，是因为嗜爱体育的关系；他曾受过高等教育，因为家贫而辍学，加上母病需要大量的金钱治疗，不得已，跟随他的几位世叔又干起了“赌外围”的勾当。

宋琪的父亲原就是靠“赌外围”起家，年老之后“洗手收山”，不干这劳什子的事了。

宋琪的几位所谓的世叔，也就是他父亲当年的助手，宋老头儿“收山”之后，他们承继了摊位，仍继续活动。

现在，宋琪反而跟他们学习了，正是十年风水轮流转啦，他替这几位世叔提皮包，结账，计算跑腿，做点打杂的事情，一个星期干上几天苦活，刚好替他的母亲混得医药费！

这天周末，宋琪又提早进了场，各处都须打点，“赌外围”也不是好买卖，门路要全通，缺一项也不行。

距离开赛的时间尚早，他在餐厅里要了一杯咖啡，计算着上个星期的盈余，他应该分得的利润，他的母亲短缺了多少医药费，怎样收支才能平衡。

他正在聚精会神间，倏地嗅到一阵幽兰之香，偶尔抬头，只见一位女郎，雀巢发型，瓜子脸，淡扫蛾眉，晶莹俏眼，尖尖的鼻子，小巧的朱唇，一袭洋装也甚新型，袒胸露背的，两根带子挂在圆滑的肩头上。她的肤色白里透红，泛着桃花之色，细细的玉手涂着玫瑰色的蔻丹，手指上套有一

## 第一章 飞来艳遇

枚绕镶着碎钻的翡翠戒子，很显然她是一个贵妇或是富贵人家的千金。瞧她的神气，高傲，寡欢，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奇怪的是，她好像是独个儿到这地方来的，连个伴儿也没有！

她要了一份午餐，熟练地运用刀叉正慢慢地割着。宋琪像是一个头一次被异性吸引了的成年孩子，瞪大了傻眼，贪婪地注意这女郎整个人的每一部分。由她的头发至她的脸庞至她的玉肤和她的胸脯，尤其是那道深洼的乳沟……宋琪触目就心跳不已。

当那女郎运用餐叉递送食物进那两片薄薄的小嘴唇里去的时候，宋琪也几乎会跟着她张开唇皮，反正他的一副傻相是傻得十分的可怜。

偶尔，那女郎不自觉地抬头，她的一双俏眼像点满了电炬似的，令宋琪有触电之感，立刻回避低下头去。

一连几次都是如此，宋琪的羞怯忸怩状态也许是被那女郎发觉了，她嫣然一笑，更好像旁若无人了。

宋琪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个女郎是在讥笑他，更是不安地拾起一本马经胡乱翻阅。其实那册马经上印着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连一页也没有看进去。

“小弟弟，借个火！”忽而，有人称呼他为小弟弟，宋琪愕然抬头，正是对面坐着的那位女郎，她手中拿着一枝约有尺来长的金质烟嘴，一根纸烟几乎要伸到他的脸孔上了。

宋琪有点慌乱，浑身上下乱摸一通，继而尴尬地说：“抱歉，我不吸烟的，没有火……”

餐厅里的伙计倒是满眼快的，立时打亮了打火机递到女